

軍統內幕

喬家才選災受難記

● 康 僑

大陸危急渡海來台

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一日，

喬家才又被押解離開南京寧海路的牢房，下樓到院子裡，看見軍統局的老人國大代表樓兆元、馬興峻、王德蔭、武林森等九個被監禁的人待在那裡，連喬家才共成了十個人。每兩個人被手銬銬在一起，成了五組，登上已經預備好的卡車，開往南京下關，沒有到車站，乃是到達江邊，送上一艘輪船。他們這次坐牢，真夠氣派，海陸空交通工具都乘坐過了。上船以後，才知道輪船要開往台灣。這是一艘載運重要物資的專船，他們是特別乘客，可見喬家才他們身價不低。夜晚開船，抵達上海，停留了兩天，然後駛出海口。

輪船行駛在台灣海峽的風浪很大，在船上不准隨便活動，不能離開船艙。夜裡睡覺，要把一隻手和床舖的木柱子銬在一起。要解大小便，必須請求打開手銬，才能下床。他們十個人都是軍統局的老幹部，遭受這樣

的待遇，大家忍氣吞聲，一肚子的怨恨和憤怒。戴笠生前一再強調的「同志如手足」的口號和標語，到了毛人鳳局長的手裡，他們都苦笑說發揮到無以復加。大概是怕他們夜裡睡著，掉進海裡，才想出這種妙著。喬家才和樓兆元沒有加銬，喬家才說不知道是表示優待呢？還是放心他們兩人不會跳海呢？

在基隆碼頭接船的是軍統局老幹部劉翼雲，劉翼雲在北平特警班擔任過指導員。喬家才、樓兆元他們十個「囚犯」當中，曾有兩個人先後任過北平特警班副主任，劉翼雲的表情顯露出一種驚奇和恍惚。岸上停著一部帶篷的卡車，喬家才他們和上船時一樣，仍舊是兩個人銬在一起，走下輪船，走到岸上。

「是喬家才嗎？」有人在岸上喊叫，喬家才回頭一看，原來是劉戈青。劉戈青那時正任刑警警總隊長，是執掌情治權力的要人。劉戈青和喬家才交情很好，劉戈青當時表示他知道喬家才來到台灣，看見喬家才受苦受難的狼狽情形，總要盡力想法照顧幫忙喬公

，喬家才點了點頭，表示已經聽到了，喬家才隨即爬上汽車，駛往台北，住進借用的警備司令部的牢房。這個牢房一邊關新來的喬家才他們十人，一邊關原來在牢裡頭的犯人。

過了一天，劉翼雲送給喬家才一部英漢字典，劉光朝送喬家才一些食物。劉光朝是山西太原平民中學的學生，後來考入軍統局的臨澧訓練班，任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的督察。劉光朝是聽到劉翼雲說喬家才來了，因此特別趕快送些食物來。

移轉另一監獄處所

在警備司令部牢房裡關了三、四個月，度過了民國三十八年的新年。牢房裡不准看報，大陸上戰局惡化的情形一點也不清楚。某一天吃過晚飯，喬家才他們又是兩個人銬在一起，各人提著自己的行李，離開警備司令部牢房，徒步走了十幾分鐘，到達台北市警察局背後，武昌街靠近中華路的一棟樓房上。這間樓房的北端隔出一大間統艙，裡面

(二) 記難受災選才家喬

已經關著三十多人，是新從大陸押解來的，鮑文樾也在裡面，喬家才和鮑文樾是第三次碰頭了。新做的木柵門非常特別，半腰開了個兩尺見方的洞門。通過這個洞門，必須先抬高一條腿，邁過去以後，再把身體鑽進去，最後把另外一條腿帶進來。喬家才他們加入，成了四十多人，中間還有一位二十幾歲的女犯人。靠近牢門，放著一隻馬桶，男女共用，無遮無欄。人類的尊嚴，民族的道德，一掃而光。

過了幾個星期，在樓房的南端又隔出三間較小的牢房，喬家才他們一部分人遷移過去。不久吳景中也來了，關進另外一間，吳景中好像很恐懼，看都不敢看喬家才他們一眼。大陸戰局一天比一天險惡，大陸到處都在淪陷，囚犯卻不能留在大陸，一批接著一批，接運來到台灣。

喬家才說：每天早晨，街上的木履踏地聲不絕於耳，一直到了八點鐘以後。才有兩個兇惡的看守，被囚禁的人大家叫那個看守二百二、三百三。不知道甚麼原因，二百二看見鮑文樾不順眼，專門找鮑的麻煩，不准鮑說話，不准鮑站起來走動。喬家才的老毛病犯了，不能再忍受，大聲呵責二百二，不應當對待鮑文樾這樣一位老人，如此無禮。看守所的負責人張炎找喬家才談話，說要把喬家才呵責看守人員的事報告毛人鳳局長。

喬家才答說：「有種，你去報告蔣總統好了！」張炎拿上毛人鳳局長的頭銜唬嚇不

住人，看守人員對於坐牢的難友才比較客氣了一些。

秋天的一個晚上，喬家才他們五十多人浩浩蕩蕩從中華路經過中山堂，走到延平南路，街上的行人不多。到達的地方，原來就是早先曾經借住過的警備總部監牢，那時全部歸保密局掌管了。這以後一段日子非常不好過，每餐白水煮茄子三塊，或則三片冬瓜。每一個人減肥，直線下降，喬家才初嚐到飢餓的滋味。喬家才聽說上級指派侯定邦每天來監牢審問共產黨，吃得很不差，每餐六、七碗大魚大肉。侯定邦和喬家才是中學的同學，多年的朋友，喬家才想為甚麼侯定邦不把吃剩的菜湯送半碗給我喬某人吃呢？

警備總部交給保密局的那座監牢是日本人造的，非常堅固，水泥牆，地板下面是空的，離地有一尺多高，不潮濕，木門很厚，一人高的牆上有一尺多見方的小窗戶，三根鐵柱，罩著銅絲網。每間牢房大小一樣，不到三個榻榻米。到了民國三十九年，牢房生意興隆，新客大量湧進，牢房已經無法容納，住牢房的貴客像李玉堂、吳石、周偉龍、基隆中學校長等人都每人各佔一間。於是祇好向關喬家才他們的牢房擠了，一間擠到十五人，莫說不能躺著睡，坐都要擠著坐。日以繼夜坐著，成了名符其實的「坐牢」。

原來曾經在胡宗南部屬做過參謀長的羅澤閻、做過軍長的袁樸都曾關進來了。軍統局鄭州組長張毓孟、北平站的劉吉明，也曾

先後關進來過，劉吉明知道喬家才身外無長物，交看守送來一包衣服，有毛衣、有襪子、襯衣。

囚犯慘叫動人心絃

在牢房裡，夜闌人靜的時候，可以聽到前面審訊囚犯的慘叫聲，動人心絃。有位空軍軍官，高高個子，留著小八字鬍子，據說是一位高空氧氣專家。有天提出去審訊，一會兒兩個看守攙著進來，塞進牢房，兩腿垂在門外，死了。那間牢房，正在關喬家才他們牢房的斜對面，因此喬家才他們看得清清楚楚。後來看守們送進一個棺材，就在喬家才他們牢房的後面，因為這位空軍軍官高而棺材小，屍體放不進去，有個看守在這位空軍軍官的肚子上用力一踩，塞進去了，橫著從後門抬出去。軍統局的老人，不勝感慨，作有一付聯對：

遲進來，早進來，遲早進來；
橫出去，直出去，橫直出去。
牢房關的人太多，早上放出去洗臉，必須分好多班。第一班打開牢房木門，天還沒亮，於是牢房裡又流行一首十字歌：

- 一進牢門，兩淚汪汪。
- 三餐不飽，四肢無力。
- 五更早起，六親不見。
- 七煞凶神，八面威風。（這兩句描寫看守人員的凶狠。）

九（久）不結案，十分可憐。

民國三十九年三月十七日紀念戴笠殉職四週年，有些北方的軍統老人聚在一起，湊了一筆錢，送給吳景中、樓兆元和喬家才他們三個人。但是究竟送了多少錢，是誰送的，卻不讓喬家才他們知道，祇是從那一天起，每餐給喬家才他們三個人加一碗菜，從此喬家才他們才能填飽肚皮。這樣維持了半年，突然看守們宣佈錢已用完，不再加菜。半年不過一百八十天，一天以兩元計算，不過三百六十元，喬家才他們想絕不祇這點錢。

夏天天氣悶熱，屋小人多，牢房門緊緊閉著，每個人幾乎出不上氣來，苦不堪言。後來周端甫接任所長，才把每間牢房的房門打開，大家才沒有被悶死在牢房裡。這雖小事，大家都說周端甫功德無量。

保密局局長在民國三十八年李宗仁代總統時期，一度曾由徐志道擔任，到了三十九年大陸沉淪，保密局重歸毛人鳳掌握，監牢裡的「人犯」隨著多了起來。

桃園監牢形形色色

民國三十九年冬天，喬家才他們有五六

十人被送到桃園鄉間的監牢，距離竹圍海邊很近。大家心裡有數，萬一台灣有個風吹草動，毛人鳳局長必然先處決喬家才他們這批待宰的「囚犯」，然後前往外國。最簡便的處決方法，就是將喬家才等這批人犯扔到大海裡喂沙魚，這大概就是將他們移到桃園海邊附近的原因吧？因此好些坐牢的人都是提

心吊膽，過著恐懼的日子。後來韓戰發生，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，坐牢的人才不再恐懼，算是解除了恐怖。

桃園監牢是一家大宅院的外宅，院子很寬敞，左右各有三間相連的房間，加上木柵，鎖上大鐵鎖，就成了六間牢房。每間牢房一排木板統舖，可睡十個人。當台北的兩座監牢人滿為患時，就送來桃園，於是桃園監牢也就人滿為患了。

一間牢房關進二十多人，晚上睡覺大成問題，由一人量尺寸，分界限，每人可以分到一尺幾寸地盤。每人睡在所分到的一條空間，不能越界，所以等大家都睡下來，人擠人，像沙丁魚，不能翻身。

桃園看守所所長姜達緒是毛人鳳局長的同鄉，浙江江山人，浙江法政學校畢業，曾擔任過忠義救國軍的軍法處長、廣德縣縣長，比張炎對待「囚犯」要好多了。喬家才到桃園以後，送錢送食物的朋友們逐漸增多，在台北祇有趙文蔚給送來一元現大洋，閩錫山院長送了二兩黃金，都換成了台幣，作為零用錢。

看守所所長姜達緒是個知識分子，從送東西的人多，知道喬家才的社會地位不差，對喬家才也就另眼看待了。有時把喬家才邀請到他的房間閒談，也可以得到不少消息。他告訴喬家才他曾經問毛人鳳局長：

「你為甚麼要殺馬漢三和周道三？」
毛人鳳局長答說：「那還不簡單嗎！馬

漢三是李宗仁的人，周道三是程潛的人。」
姜達緒說完，搖了搖頭，表示很不同意毛人鳳局長的這種說法。

入牢兩年多，第一個來看喬家才的朋友是警察局桃園分局長于書紳，因為監牢關在子的管區，他才有這個機會。第二位來看喬家才的是新竹縣警察局局長劉子英，桃園歸新竹管轄，所以劉子英也有機會來看喬家才。後來桃園脫離新竹，成立了桃園縣，張廣恩任桃園縣警察局長，也來看過喬家才。

郭履洲、毛萬里、姜毅英、黃加持、尚望、丁敏之諸位都特意來看過喬家才，都留下錢。他們當面交給喬家才的錢，等他們走後，喬家才再交給牢裡，要買東西很不方便，因為坐牢的存的錢被看守們挪用了。後來喬家才收到錢後放在身上，不再交給看守們。所長派人來索討，被喬家才罵回去，看守們也無可奈何。喬家才手頭有了錢，不特買東西方便，而且還可以借給看守們臨時週轉。看守們待遇微薄，手頭常常空空，看守們週轉了喬家才的錢，自然對喬家才有許多方便了。

坐牢受難填詞鳴冤

喬家才急於想見的是岳梓宇，岳梓宇打通姜達緒的關節，不經過保密局，就看到了喬家才，喬家才從岳梓宇的口裡知道一些喬家才家裡的情形，但所知很少，喬家才心想：也許是岳梓宇不便細述，知道祇有傷心，

不說也好，人生如夢，何必認真。喬家才自己認為對不起家人，錯過不在他自己，他的自由被人剝奪，幾乎連性命都不保，還能照顧他的家人嗎？喬家才自己慚愧從軍報國二十多年，落得坐牢受難，填沁園春一闕：

秋雨淒淒，風又蕭蕭，秋意帶愁。歎彭韓蒞醜，周蕭繫獄，不傷弓盡，也做階囚。過眼繁華，煩心富貴，黃鶴飛去空騰樓。莫須有，恨忠良枉死，奸賊謀酬。

羞羞！說甚同舟，誰又料相殘如寇仇？把半生奔走，八年抗戰，辛酸血淚，盡付東流。春院天黑，陰房鬼火，仰視浮雲寧不憂？傷心處，已消完壯志，白到人頭。

關進毛人鳳局長操控監牢的人，雖不能說個個冤枉，但毛人鳳的忠實幹部軍法處長李希成傳說中有羅織人罪的事。毛局長的辦公室主任潘其武在戰前有討表妹做老婆之心，兩人因抗戰爆發而分手，她遂在大陸嫁給了海關總稅務司丁貴堂的兒子。這位丁太太後來來到台灣已經守寡，保密局竟給他們戴上匪諜帽子，這位太太和幾位海軍軍官，兩位留英，兩位留美都被保密局關了起來，但審理共諜案件，卻歸保密局第二處葉翔之負責。

葉翔之曾主張公道

第二處審訊的結果，認定幾位海軍軍官不是共諜，就這樣把案件擱置起來。
海軍總司令桂永清態度強硬，桂永清主

張他自己的人要是思想有問題，任由國防部嚴辦，沒有問題，就得趕快釋放，不能關起來不放，這幾位海軍軍官因而得救，丁太太也獲得釋放，這件事，葉翔之處長確是主張了公道。

另外傳說有一位浙江人某君在南京住在吉兆營潘其武家裡，來台灣某君也被關起來，罪名是稱呼蔣中正總統「老蔣」。某君說潘其武把他外甥女霸佔為乾女，又說潘在南京同共產黨有勾結，被他發現，因此潘想要殺某君滅口（也有人說，吉兆營潘家並無「某君」其人）。關著的某君常說肚子痛而整天喊叫，後來成了精神病，不再喊叫肚子痛，而在放風（放「囚犯」出來透空氣叫放風）的時候，在院子裡大搖大擺，高喊「打倒包庇匪諜的毛人鳳」，看牢的對某君毫無辦法。

毛人鳳和葉翔之暗鬥激烈，勢成水火，互不相讓，勢不兩立。後來葉翔之離開保密局，到了國防部大陸工作處，毛人鳳認為葉翔之反叛了他，非常憤恨，非置葉於死地不可，於是把海上行動隊長姜盛三關起來，要從姜盛三的身上下手。

毛人鳳憤恨葉翔之

姜盛三是個商人，本領不小，在大連有相當勢力，共產黨佔領了大連，姜盛三居然做了船舶管理處處長，手下有九十多條船。因為姜盛三和天津稽查處長陳仙洲有聯繫，

經陳仙洲策反，姜盛三帶了四十多艘船反正過來，才做了保密局的海上行動隊長。因為姜盛三是歸第二處管，所以和處長葉翔之建立了很好的關係。大陸撤退時，保密局給姜盛三一些金條，姜在韓建立對大陸的工作據點。姜派姓張的副隊長送些金條給葉翔之，姓張的副隊長向毛人鳳告了密。

毛人鳳要懲辦葉翔之，那是一著很重要的棋，先把姜盛三關起來，要姜同毛局長合作對付葉翔之，李希成硬要姜盛三說葉翔之利用職權剋扣工作費用，姜盛三講義氣，硬是不和毛人鳳局長合作。姜盛三以為送金條是他的私事，是他要送，葉翔之並沒有剋扣。假如葉翔之也被關起來，姜盛三不承認，也得承認。

可惜毛人鳳捉不到葉翔之，移恨姜盛三，以匪諜來殺了姜盛三，連尸首都不准他的太太領回去埋葬。

綏遠的杜長城是個太保型的天真人物，一旦成了毛人鳳的親信，做了技術總隊的總隊長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作威作福，想關誰就關誰。副總隊長李敬、督察主任喬鳳藻、各大隊長都被關起來，毛人鳳掌控的監牢好像專為杜長城開的。後來因為杜長城作惡太多，被軍法局判處死刑，於是毛人鳳恨死軍法局局長包啟黃，包啟黃誘姦犯妻，作惡多端也不是個好人，包啟黃被毛人鳳捉起來，關在桃園監牢，最後也槍斃了，真是惡有惡報，令人浩歎。（未完待續）